

从独唱到复调

文学文本的多种媒介面貌

阅读点亮生活,新的媒介环境下,多种屏幕形式的扩大化阅读成为众多读者的文化新选择。最近一段时间以来,许多文学作品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进行了改编,从文本走向视觉“具象化”的旅程,文学的外延不断开放。

这其中,纯文学改编为话剧、舞台剧、电视剧等媒介形式数量繁多,如莫言的《红高粱》、王安忆的《长恨歌》、梁晓声的《人世间》、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、金宇澄的《繁花》等。这些优秀的文学著作都先后被改编为舞台和影视作品,且在不同的领域中表现不俗。当下,徐则臣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《北上》同名电视剧刚刚收官,同名话剧运河沿线城市巡演开启,音乐剧也曾在去年公演;陈彦的《主角》及孙甘露的《千里江山图》等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电视剧,也计划于今年亮相。

大量文学改编的落地,缘于优秀文本产生的“IP”力量的集聚,缘于开放的文学视野,更缘于当前媒介环境下受众对多模态、多媒介文艺样式的期待。什么样的文学能够被跨媒介“乔装改扮”,不断面向受众呢?这些文学作品有一些相似的基因。

时空的延展性放大了想象叙事

无论是哪一种媒介形式,艺术呈现的最终样貌就是作者构筑的想象空间。这个空间既有时间跨度,也有空间维度。时间成为历史的述说者,空间成为故事的延展地。受众在重重的改编里感受到故事在时空上的连续性,建立起更为广阔的文学地图和审美认知。

在《北上》原著中,存在两条不同的叙述线索。历史线索为1901年,意大利人小波罗为了寻找自己的兄弟,沿着运河一路北上;当代线索为电视专题片制作人谢望和为了拍摄《大河谭》而进行考古。两条线索互相交织、不断互文,制造了丰富的时空延展性,给了其它媒介形式改编广阔想象空间。

改编可全景扫描,也可重点刻画。《北上》同名话剧和音乐剧都聚焦原著的历史线扩充演绎,而电视剧则聚焦当代人物的奋斗历史和生活变迁。电视

剧的发生缘起设置在20世纪90年代,由花街成长的年轻人与家人的故事来进行追溯,通过运河申遗的牵引线串联运河传说,完成几代人的情感传承,这就是文学的时空延展性给予编剧丰富的想象叙事的结果。按道理,电视剧的体量更大,更容易呈现原著的内容,但是电视剧的延续性反而切断了历史跳跃的可能,而在话剧和音乐剧中,由于剧场的转场相对容易,它们对历史故事和现代故事的处理更有借鉴意义,更能把时空的延展投射在受众想象中。

金宇澄在小说《繁花》中,描写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后,漫长的历史跨度里上海弄堂几位人物的故事起伏,而同名舞台剧选择在经典的剧幕转换间完成年代叙事,电视剧的改编者更是撷取了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最高光的故事展现“大时代”的人物魅力。改编自梁晓声小说《人世间》的同名电视剧在受众那里得到的好评,又恰因为其完全展开了文学原著的时间轴,让年代剧的基因在电视剧中全面铺排,受众跟着时间和空间的转场完成故事的发生落幕。话剧《人世间》上演在电视剧之后,舞台艺术把表演叙事的优越性发挥出来,展现了文学作品的另一面。在有限的时间里表达厚重的历史和人性的变迁,舞台艺术充分展示了它的增值功能。

群像叙事的复杂性是一把钥匙

文学创作过程往往是“独角戏”,作家写作的身影是孤独的。但在小说内部,原生动力却一直流动,作家所制造的人物图谱令人着迷。文本中群像叙事的复杂性,支撑了作品的跨媒介形式改编。相对于文学作品来说,话剧、舞台剧、影视剧等媒介形式都是一场“多点注意力”的考验,仅仅拥有一两个突出的人物是不够丰满的,鲜活的人物群像才是吸引更多受众的美好法则。好看,不是一两个人物好看,而是各个人物都饱蘸汤汁、有血有肉。

仍然以《北上》为例,作家围绕“北上”船只上的人物,塑造了一个同船共渡的群像,主角小波罗、翻译谢平遥及

各个船工,性格各异,及至他们的后代,人物交织也精彩纷呈。群像叙事让不同的灵魂在故事中交锋碰撞,人性的复杂成为故事推进的伏笔。这样的群像故事,无论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,都有了更丰富的阐释可能。

电视剧改编中,编剧依照原著“按图索骥”,还增加了作品中所不曾有的角色,将故事浓缩在“花街小院”的六户人家中,看上去倒并不觉得违和,恰因为原著中就有丰富的群像。编剧还把主角们的职业置换成了快递业、外卖业等新兴就业群体,贴近地气又引发共鸣。音乐剧改编则特地将非遗传承艺术“船工号子”纳入表演体系,让受众感受群体舞蹈的力量感,凸显运河几千年的奔腾不息。话剧《北上》里人物的戏份也较均匀,两条线索穿行不歇,人物的特点在演员的台词演绎中显现出来。不同媒介形式诠释的重心有所变化,但是由群像叙事散发出来的意义关注却一直蕴含其中。

小说《繁花》中,阿宝并不是唯一的叙述主角,沪生、小毛等人物都有各自的鲜明特征。同名沪语版舞台剧里,舞台的圆盘转起,演员们站了一圈,每一个看似配角的人物都拥有独立的精神世界,大家对小毛的人生故事印象深刻,姝华的反差性表演更令人心动容。在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中,作品聚焦白、鹿两家的恩怨情仇,主角清晰,可是秦岭深处那些次要人物,也经常拨动读者心弦,朱先生、黑娃、田小娥等等人物都成长成为读者心中占有分量的角色。这些群像故事从文学作品折射到影视剧等媒介形式中,演员们的揣摩演绎也丰富了人物,让人物更为复杂立体。

情感始终是最重要的共鸣叙事

跨媒介改编的核心落脚点仍在情感链接下的共鸣叙事,这既是文学陌生化叙事想得到的必然结果,也是其它媒介形式获得成功的密码。一部文学作品无论呈现多少种媒介样貌,让受众亲近和共情,仍是它们的目标。不同年龄段、不同层次的受众,也会在不同媒介形式

中找到自己心仪的方式。

自身与故乡的再次相遇,是徐则臣写作中的一个重要议题,也构成了电视剧《北上》中的结果呈现。奋斗,寻找,回归,令许多有相同经历的年轻人产生强烈共鸣,编剧深谙共情叙事的影视节奏,也知晓青春偶像的迷影力量,因此大胆地启用青春叙事来吸引这一部分受众,赢得“基本盘”。

《繁花》的电视剧则是导演王家卫对文学原著共鸣叙事的一次有效提炼,受众在“不响”的王氏影像风格中共享一段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往事,共同被蓬勃的弄潮儿股市商海的传奇打动。舞台剧《繁花》中受众感受最深刻的是时代的变迁和人物命运的关系,借由姝华的台词,受众感觉到环境对人物精神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,也感受到理想主义节拍的触动。《长恨歌》的电视剧则因为女性一生的命运叙事被观众们喜欢,许多观众在跌宕的主角人生中心体会着人间冷暖;话剧“上海小姐”的时间推移和时代前进相互印证,受众在短暂的剧场体验里各自唏嘘。

总体而言,如果把文学的发生定义为“独唱”,那么其它媒介文化形式的呈现则可以喻为“复调”,多屏幕共同观看的作品越来越多。文学文本是各种媒介形式改编的原点,“复调”的呈现却恰如万花筒上演一场“美美与共”。

在改编的过程中,无论是话剧、音乐剧、影视剧,都有不同的价值空间,跨媒介改编可以构成文学增值,也可能是损耗。比如群像叙事的同时如何突出重点,选取横截面的同时如何兼顾历史纵深,文学性在不同艺术样式中如何体现等,都考验着编导的艺术把控能力。

如今,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再次激发了普通人的创作欲望,可以想象,未来文学作品将会以更多的模样出现在受众眼前,除了传统的音乐剧、话剧、影视作品,也许还将诞生微短剧、动漫作品等等形式,实现单部作品多模态和“多屏化”的生态。在各种文化“复调”的再创造中,不同圈层受众主动创造的文化产品延伸更多期待。

电影《海洋深深》

聚焦深海探索与生态保护



由国家自然博物馆出品、中影动画产业有限公司承制的4D科普电影《海洋深深》22日在京首映。影片聚焦“深海探索与生态保护”主题,以高清数字影像展现从海面至深海的壮丽景象,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深海探险。

据了解,主创团队耗时两年走访多所海洋专业研究机构,基于真实科研数据构建影片中的海洋世界。主创人员表示,希望通过这部影片,让更多的人关注海洋生态保护。

《海洋深深》将在国家自然博物馆专线影院长期上映,并计划到成都、南京等地巡影。

《蛮好的人生》将86处文旅地标融入剧情

由孙俪、董子健领衔主演的都市剧《蛮好的人生》近日登陆央视八套黄金档,首播创下收视率1.34%的佳绩,全国排名第一。该剧以保险行业为切口探讨现实议题,更将上海86处文旅地标融入剧情,成为一部“魔都影像志”。从东方明珠的璀璨到石库门弄堂的烟火,从虹桥CBD的摩登到松江老城的生活质感,剧集以镜头为笔,勾勒出一幅海派文化与现代都市交织的画卷,开启影视与文旅深度融合新范式。

《蛮好的人生》开篇,一组标志性镜头展示出故事发生的背景。从上海中心大厦、环球金融中心、东方明珠等上海文旅地标切入,镜头如飞鸟般快速掠过黄浦江和苏州河,外白渡桥、四川路桥、上海邮政大楼依次映入眼帘。距离这些“高大上”景观不远处,保险经纪人胡曼黎(孙俪饰)正在自家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录制采访视频。这些地标绝非随意呈现,而是交代剧中人物背景的关键要素——孙俪饰演的女主角胡曼黎作为年薪百万的金牌保险经纪人,凭借自身努力购买了“看得见外滩风景的房间”,彰显其职场精英身份与奋斗成果。

随着剧情推进,上海更多建筑地标纷纷亮相。女主角前往丈夫读书会的取景地,取景于上海东方滨江大酒店(国际会议中心);男主角薛晓舟(董子健饰)与医院院长在网球场交锋时,华亭宾馆多次出现在镜头背景中;男女主角携手解决潜在客户家庭矛盾期间,石库门建筑、弄堂内纵横交错电线等极具上海特色的生活场景频繁闪现,展示出这座城市的多元面貌。

编剧费慧君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,对家乡文化有着深刻理解与独特感悟;导演汪俊凭借《小欢喜》《小敏家》等作品,在展现都市生活流美学方面颇具造诣,此次更是将深厚的海派文化巧妙融入台词与人物塑造之中。比如,胡曼黎的市井智慧通过“若即若离客户户”等沪语金句展现,薛晓舟从“学院派”到“接地气”的转变,则隐喻上海求真务实、兼容并蓄的城市特质。

(本版内容均据新华网)

《此心安处》:当技术叩问永恒



还记得30年前那个永远乐观、不知疲倦奔跑的阿甘吗?经典影片《阿甘正传》原班人马再度聚首,由罗伯特·泽米吉斯执导,汤姆·汉克斯、罗宾·怀特主演的电影《此心安处》本月登陆中国院线。这部改编自理查德·麦奎尔同名漫画的影片,对家庭、时间与爱的永恒命题进行了诠释。

截至记者发稿时,《此心安处》在中国累计票房仅482万元,排片率跌至0.8%。即使拥有豆瓣7.4分的不俗口碑,这部注重情感沉淀和叙事留白的电影在追求强情节、快节奏的观影趋势面

前,依然未能受到观众青睐。

固定镜头下的“时光容器”

与传统的线性叙事框架不同,《此心安处》采用固定机位与时间跳跃的手法,以一座百年老宅的客厅为“舞台”,展开了从史前时代到现代文明的故事。殖民时代的开拓者、工业时代的发明家、二战后的平凡家庭……不同时代的生活片段像时间胶囊般在这个小小的空间中逐一呈现。

泽米吉斯通过别出心裁的画中国画

形式进行剪辑,将不同时空巧妙融合,后一个画面的局部往往会以照片的形式先出现在前一个画面中。窗外季节循环、昼夜更替,客厅的装潢风格几次改变,壁炉内的木柴燃烧又熄灭。瓦妮莎在这里出生,泰德在这里死亡……每个时代的故事都饱含着人类共有的情感,赋予这个空间厚重的历史感与生命的温度。“我希望通过固定视角传达时间与空间的共生关系,房子的不变性与其中流动的人群,恰好勾勒出人情味的错位与交汇。”泽米吉斯表示,希望观众以从未感受过的观影方式来看这部影片。他在这小小的空间内,装下了人类最宏大的情感。

AI技术能否创造“永恒”

《此心安处》通过AI换脸技术调整人脸模型,展现出男女主从青春到老年的容貌变化,让汤姆·汉克斯和罗宾·怀特完成了跨越几十年的精彩表演。“在片场可以实时渲染出他们年轻的样子,这很令人兴奋,是我们取得的一大突破。”泽米吉斯说。当汉克斯以《阿甘正传》时的面貌穿过客厅,观众仿佛被拽回1994年的记忆现场,技术的发展让影迷在泪水中完成与青春的和解。

同时,网络上也存在不同声音:“再先进的技术也还原不了汤姆·克

斯年轻时的眼神。”正是现实中看起来的“不完美”,赋予人类真实的温度。这场技术狂欢无意间成为了影片将“流动时间”和“不变空间”的对比在现实世界的延伸,提醒我们:AI换脸技术越是完美复刻青春面容,越是凸显时间法则的不可逆。

“AI技术能否有效地服务于叙事尚且存疑。”泽米吉斯在技术探索中保持着清醒。在他看来,数字减龄不是为了炫技,而是为了解剖生命的脆弱性——让我们看清肉身如何在时间中被改变,记忆又如何成为最后的避风港。“我们只能在‘回到过去的脸’里短暂停留。时间仍在继续,不论我们用什么手段。”豆瓣上一名ID为“踌躇不前的猪”的网友如此写道。

当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玛格丽特在空荡的客厅中说“这是我们的家,最爱的家”时,记忆压缩成意识深处的永恒。或许真正的“此心安处”,不在于技术重现的青春,而在于时间的洪流中,人类曾为某个瞬间全心停留的勇气。

影片最后,泽米吉斯让镜头从客厅升向天空,与《阿甘正传》飘在空中的羽毛形成对照,我们终于读懂了这份跨越30年的创作初心:个体悲欢离合的那些瞬间与时代的变迁交织,构成了永恒。

推行文明实践 践行志愿服务 争做文明市民

如东县融媒体中心 宣